

古农业文献分类体系考略

郑琪 (郑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历史系, 河南郑州 450044)

摘要 根据古农业文献记载内容的范围, 将中国农书分为综合性农书和专业性农书两大类, 并进行了相关分析, 以期古为今用, 促进中国农业生产稳定、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 古农业文献; 农书; 分类体系

中图分类号 F3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17-6611(2009)31-15579-02

Study on the Classification System of Ancient Agricultural Literatures

ZHENG Qi (Department of History, Zhengzhou Teachers College, Zhengzhou, Henan 450044)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scope of the content in ancient agricultural literatures, Chinese agricultural books were divided into two types, i. e. comprehensive agricultural books and specialized agricultural books. Related analysis was also made so as to make the past serve the present, and promote the stabl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in China.

Key words Ancient agricultural literatures; Agricultural books; Classification system

文献是伴随着文化的创造而产生的。古代农业文献是指农书, 即没有受到近代西方农学的影响, 由古代中国人所撰写的那些有关农业生产知识的著作。探讨古代农业文献分类的目的在于, 把这份遗产中的有用部分梳理出来, 使之成为当前的农业生产服务。

1 《四库全书总目》中的古农业文献记载

《四库全书总目》“农家类”中所收的书十分芜杂, “诸家著录, 大抵辗转旁牵, 因耕而及《相牛经》, 因《相牛经》及《相马经》、《相鹤经》、《鹰经》、《蟹谱》, 至於《相贝经》, 而《香谱》、《钱谱》相随入矣。因五 而及《圃史》, 因《圃史》而及《竹谱》、《荔支谱》、《橘谱》至於《梅谱》、《菊谱》, 而《唐昌玉蕊辨证》、《扬州琼花谱》相随入矣。因蚕桑而及《茶经》, 因《茶经》及《酒史》、《糖霜谱》, 至於《蔬食谱》, 而《易牙遗意》、《饮膳正要》相随入矣”^[1]。在《四库全书》中, 农家著作的范围划分的过于狭窄, 基本上是以农桑为限, 这显然与同时期官方编辑的《授时通考》根据的是同一观点。但如《鹰经》、《钱谱》以及《饮膳正要》之类, 是不应被视为农书的。近年来, 各方面编定的所谓“古农书目”, 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不但许多泛论重农的著作被收录进去, 而且因为农田灌溉而连带收录了专讲治河的书, 因为捕蝗而连带收录了纯粹属于地方行政性质的赈灾的书, 甚至于因为本草书里涉及各种农作物和家畜, 也都被当作农书来著录。如果照这样“辗转旁牵”起来, 可以算作农书的将不可估算。因此, 只从这方面来考虑, 也有必要划定一个范围。

在许多毫不相干的著作被列入“农家类”的同时, 与农学有关的著作却几乎散见于传统的经、史、子、集四大部的每一部之中。“农家类”是属于“子部”的, 但一般著录的只限于一些众所周知的农书; 还有更多的农书是收在“子部”的其他各类。如陆世仪的《思辨录》和杨岫的《知本提纲》被归入“儒家类”; 《亢仓子》中的《农道篇》列在“道家类”中; 兽医书要到“医家类”中去找, 相马、相牛一类的书则往往归在“形法类”或“艺术类”; 过去许多与农业气象有关的、所谓“占候”

性质的著作, 又常常是在“五行类”。特别需要提出的是种种专谱, 也就是以茶、竹、各种花卉、果树等为对象的专书, 在过去的各家书目中, 归类极不一致, 后来才达成共识, 将其归纳到所谓的“谱录类”中。“史部”里面也有许多农书。如“荒政”的书中, 记载关于捕蝗、治蝗的知识和方法; “时令”或“岁时”、“食货类”等。至于“集部”, 如秦观的《蚕书》, 原来就编在他的《淮海集》中; 《杨园先生集》里面也可以找到《沈氏农书》和张履祥的《补农书》。“经部”, 《尔雅》系统的著作中有很多农学方面的材料。如程瑶田《九谷考》、刘宝楠《释谷》等。

2 古农业文献分类

根据记载内容的范围, 中国农书可分为综合性农书和专业性农书两大类^[2]。

2.1 综合性农书 内容包括农、林、牧、副、渔等多方面。按其涉及地域范围的大小和编写体例的不同, 又可分为全国性农书、地方性农书和月令类农书 3 类。

2.1.1 全国性。这类农书反映广大地区乃至全国的农业情况。最重要的有五大农书, 即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 元代大司农司撰的《农桑辑要》, 元代的《王祯农书》, 明徐光启撰的《农政全书》和清乾隆官修的《授时通考》。这 5 大农书既有综合性的共同点, 又在历史背景和内容方面各具特色, 是中国农书的典型代表。此外, 战国时期《吕氏春秋》的“上农”、“任地”、“辨土”、“审时” 4 篇农学著作, 反映了中国精耕细作农业传统的发端; 《管子·地员》篇论述了土壤和植物的关系, 是很重要的综合性农学论文。它们在先秦农家思想文献佚失的情况下, 尤其具有可贵价值。成书于西汉的《汜胜之书》保存下来的字数不多, 但其内容属于综合性农书。

2.1.2 地方性。所述技术一般是当地农民的经验或作者实践的体会, 其理论概括和分析也常有独到之处。如南宋的《陈旉农书》中提出的“地力常新壮”论点是中国传统农业有关土壤改良的高度概括; 明末的《沈氏农书》所述的水稻施肥理论和实际操作也合乎现代植物生理学原理; 清初杨岫《知本提纲》中的“修业”章, 是有关陕西关中地区旱农业生产技术的农学论文, 既有实际操作, 又有理论分析, 是很精辟的地方性农学文献。

2.1.3 月令类。即用月令、时令及岁时等体例写成的农书。

作者简介 郑琪(1967-), 女, 山东莱西人, 硕士, 副教授, 从事中国古代史研究。

收稿日期 2009-07-06

月令体裁的起源可追溯到先秦时期的《夏小正》,该书虽无月令之名,但也是按12个月分别记载天象、物候、农耕、狩猎、蚕桑以及政事等。汉以后,月令类农书在内容和体裁上有所发展和演变,除农家月令书之外,还采用时令、岁时记等形式,内容扩大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历代相沿,以月令体裁写成的农书约20余种,如东汉崔寔的《四民月令》、唐韩鄂的《四时纂要》、元鲁明善的《农桑衣食撮要》等。

2.2 专业性农书 只涉及农、林、牧、副、渔某一方面,专门论及一种或一类栽培植物、家养动物或农业技术的农书。这类农书门类多、数量大,占中国农书的比例较大。

2.2.1 果树类。《诗经》中已有关于果树名称的记载,但果树专著的出现则始自唐代以后。如南宋韩彦直《橘录》、《龙眼谱》。北宋蔡襄的《荔枝谱》是世界最早的荔枝专著。

2.2.2 蔬菜类。中国古代蔬菜类农书较少,现在流传下来的只有北宋僧人赞宁的《笋谱》、南宋陈仁玉的《菌谱》、明黄省曾的《芋经》等。但有关蔬菜的文献则很多,多散见于综合性农书、月令类农书和重要的类书中。此外,从明代开始,陆续出现野菜类专著如明代王磐的《野菜谱》、鲍山的《野菜博录》等。这类专书的目的在于救荒,所记植物大都是野生蔬菜,并附有图像,可以按图索骥,对于今天鉴定植物的种名和整理发掘蔬菜资源有一定价值。

2.2.3 花卉类。据王毓瑚的《中国农学书录》所载,花卉类农书总数达150种,现存约85种,其中以明、清两代的居多。可根据其体例、叙述范围和对象分为3类。一是通谱类花卉专书,它收录多种花卉于一书,再分门类地叙述,如北宋周师厚的《洛阳花木记》、南宋陈景沂的《全芳备祖》、明王路的《花史左编》、清陈淦子的《花镜》等。其中,有的详于品种名称的登录,如《洛阳花木记》;有的详于栽培技术的介绍,如《花镜》;有的详于历史文献中有关花卉的赋咏辞藻的记录,如《全芳备祖》等。二是专谱类花卉,一书只记一种花卉。自晋戴凯之的《竹谱》起,到宋代陆续出现了牡丹、芍药、菊花、兰花、梅等专谱,到明、清则更多。著名的著作有宋代欧阳修的《洛阳牡丹记》、刘敞的《芍药谱》、刘蒙的《菊谱》等。这些专谱着重品种和鉴赏,栽培技术记述较少。三是一些农书中收录的花卉内容,如南宋吴恽的《种艺必用》、明王象晋的《群芳谱》等。此外,在本草类书和其他大型类书中也有花卉的内容。

2.2.4 畜牧、兽医类。从历代书目中可查到的畜牧、兽医类文献约510部(篇),但保留下来的仅1/10^[3]。畜牧类农书以“相畜”为最多,其次是“马政”,有关饲养管理、繁育及畜产品利用加工的文献多散见于综合性农书如《齐民要术》、《王禛农书》、《农政全书》等的畜牧部分,或辑录在《古今图书集成》等类书中。早在春秋、战国时,已出现了伯乐、王良、九方皋、宁戚等著名相马、相牛专家。但战国以前的相畜文献未能流传下来。两汉以后流传的《伯乐相马经》、《宁戚相牛经》和《隋书·经籍志》中的《相马经》、《相鸡经》、《相鹅经》

等,可能渊源于此^[4]。马政是历代王朝为繁育战马而颁布的政令,明杨时乔的《马政纪》是现存较完整的一部马政书。现在流传的重要兽医专书中,唐李石撰的《司牧安骥集》和北宋王愈撰的《蕃牧纂验方》所选录的许多验方,有些至今仍应用于临床,对中兽医方剂的发展有重要影响;元卞宝撰的《司牧马经·痊骥通玄论》,不泥古而多创新,有较大的实用价值;明喻仁、喻杰兄弟编著的《元亨疗马集》,编写层次分明,对八纲辨证施治、区别诊断多有卓见,治疗方药也多成效,此书流传最广,影响远及日本等国。

2.2.5 农具类。最早记述和研究农具的古籍,当推《周礼·考工记》,但作为记述农具的专书,则是唐陆龟蒙的《耒耜经》。此外,还有宋曾之谨的《农器谱》(已失传)、明王徽的《新制诸器图说》和清陈玉璠的《农具记》等。明末《农政全书》中也专列“农器”一门,除记述中国的传统农具外,还介绍了当时欧洲的灌溉机械。此外,在一些类书如清《古今图书集成·考工典》中,也收集有大量的农具资料,可供研究、参考。

2.2.6 治蝗类。南宋董煟的《救荒活民书》中有最早的治蝗专篇^[5]。明徐光启的《屯田疏稿·除蝗第三》是论述治蝗的奏疏,提出8条除蝗意见,作者还运用历史统计方法,得出蝗类最盛于夏秋之间的正确结论,并根据统计资料基本划定了中国的蝗区,提出了根治蝗灾必先消灭蝗虫孳生基地的正确主张。到清代,陆续出现了20余种治蝗专书,既收录有关历史资料,也总结当时农民的治蝗经验。其中,陈世元辑的《治蝗传习录》,收录了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陈经纶所写的《治蝗笔记》,是中国放鸭除蝗的最早记载。在治蝗类农书中,清顾彦所辑的《治蝗全法》,虽然基本只辑录前人成说,但辑者也加了一些夹注和眉批,是篇幅最多、内容最全的一部治蝗专书。

3 结语

古代农业文献,其数量较多、范围较广、作用较大。“农业专著”在两汉、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两宋、元、明、清等每一阶段中,都有其显著特点和伟大贡献。此外,散见于“非农业专著”中的农业资料也很多^[6]。这些资料,一方面纪录在史书、地志、政典、类书、训诂书中,另一方面,常常有意或无意地为其他诸子百家以至笔记诗文集所反映出来。笔者希望通过图书馆学界和农业史界的协作,运用先进的科学方法对古代农书加以整理和总结,加大古代农业文献分类体系的研究,使其逐渐合理化、科学化,从而进一步丰富农业科学的宝库,指导农民的生产实践。

参考文献

- [1] 永溶,纪昀,孟蓬生,等.四库全书总目·卷-0二·子部(农家类序)[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
- [2] 王毓瑚.中国农学书录[M].北京:农业出版社,1964.
- [3] 张芳,王思明.中国农业古籍目录[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
- [4] 焦竑.国史经籍志·时令类序[M].长沙:长沙商务印书馆,1939.
- [5] 惠富平.中国农书分类考析[J].农业图书情报学刊,1997(6):19-23.
- [6] 石声汉.中国古代农书评介[M].北京:农业出版社,1980.